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五
子
全
書

卷之五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追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祕玩為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汰寡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竅靡當要如持衡入竇肆酌昂抑免諱眾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抵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蔽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筍洛陽之籍其於眾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廣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絲棼複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為辨虛凡九其事彙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彙憲下淑詞壇聽觀令人誦之冷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鎔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迺鎰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為輕寸為重而一市人皆眩窳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氏矣虞淳熙序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偶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百子全書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温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闕

明雩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高
金
書
三
抄
書
八
八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論衡卷一

漢 會稽王充撰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濟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值讀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軔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于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

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園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嫻。皮媚色稱。夫

好容人所好也。其過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鑿。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溼。冬時扇以翼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過。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過。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過。猶拾遺於

百子全書
途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過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思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竝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

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迺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蠱蠱之黨。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註讀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妒。遽除多佞。是故涇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沈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

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違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堙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過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凡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竝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竝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復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官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

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過湛。薪未多而過虎。仕官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過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智。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專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智。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楫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於秦。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

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強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強壽弱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強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墜。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強。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

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八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天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

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皆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轆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鬪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過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頽。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倖幸之徒。閱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

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駢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駢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駢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鑠。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鋷。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燂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燥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

母豈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共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竇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

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眾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躄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

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謂乎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故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感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凶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

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却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過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過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盂。廉治者用銅為杵。杵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治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為盂。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治者用銅為杵。杵雖已成器。猶可復鑠。杵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盂。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治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灼。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

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莫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地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見一有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為鵝。雀為蜾蜭。人願身之變。莫若鵝與蜾蜭。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蜾蜭。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殭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願身變者。莫牛哀之為虎。鯨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蠶。蠶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蟻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

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為之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螢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天性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為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牛馬。馬壽牛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則久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

曰黃者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
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窰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窰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
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
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
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
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
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
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
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
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
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
是故揚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
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
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

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駟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塿。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塿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鑿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鑿。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淫。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鑿。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銚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鈇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

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

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溼。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洎。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洎。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洎。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洎。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洎。也。非。厚。與。洎。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洎。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誓。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郭。為。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

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姪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地龍，水治東流，地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替賤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嘗之服，坐息帝嘗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卷牛馬不敢踐之，真之

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鳥孫王號昆莫匈奴
 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鳥啣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
 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
 昆莫不當死故鳥啣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
 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
 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
 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噓之
 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
 魚鼈為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白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旦視白出水既東
 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
 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
 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
 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
 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
 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

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千子皆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千為王十有餘日。子皆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共王日之長短。與拜去壁。遠近相應也。夫壁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跽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一有性好用酒。嘗從王姬武負貫酒。飲醉。卧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始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

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足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眾。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充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壽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壽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之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

驗乎

百子全書

論衡二

九
掃葉山房

論衡卷二終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詬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詬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二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祿當效，周厲適閭橫，褒姒當喪，周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難之變適生，鸞鵠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鸞鵠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

婦代。非子婦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危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

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遂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高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賤貨而命妨。繫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繫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官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道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祗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

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顛頊戴午。帝鬢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僕。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為諸侯霸。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鑿。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

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稱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裨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微。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孽。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賭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玉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答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

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重輔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德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一有日之兩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勛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過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道。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

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鸞鵠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于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賈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

矣。何以驗之。富家之氣。貴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強則雄自率將雌。雌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莖葉。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亦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無疑。聖人取玉。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代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叔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晚。以人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黜然偕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晚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欲字放縱悖。

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耗。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時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子有告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

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

性。后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淫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蠖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鑠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煤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為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水。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

蠶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紫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

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鴉之啄鵠，雁未必鷹鴉生於南方，而鳩雀鴉雁產於西方也。自是勦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詘弱緘路，躑蹞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戰鬥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勦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蝟皮，博勞食地蝟，地蝟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鼯，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鼯，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鈎，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強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閻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

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嚙鷺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氣於雁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雁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燦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燦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馬。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藜於地。龍亡藜在。積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藜。化

為玄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人化為獸亦如獸為人。玄龜入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譽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其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圻

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為吉物。遭如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池。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為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如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餓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

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有以皆以為然。如實論之，始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唾蠅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閭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閭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望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

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為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為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輒周時舊名吳越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

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槩田。若象耕狀。何當帝王葬海陵者。耶。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鷓夷糞投之於江。子胥志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志。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殖汁。瀋澆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志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

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勛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勛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羹。趙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淩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相水。遭風。問相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相山之樹而覆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奠。泗水為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

子生時。推排不容。故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為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置。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為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

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夫之傳家左邱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間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哀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包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

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辰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辰南面之坐位也負辰南面鄉坐辰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眾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蓂一作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予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橈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也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曰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曰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得人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屑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

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容，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鉉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顛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宣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年。」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

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
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
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閤。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戎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
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
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
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為。一作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
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
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
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
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
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
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
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

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堯舜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年。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堯舜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堯舜加禍于景公也。如何可移于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堯舜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于臣。子與人。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

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矣。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焚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于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于五鄰。若移于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首為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首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于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

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不為君薨。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鳴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鳴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竟如占。使昭公問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鳴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鳴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彘而去。夏王禩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彘流于庭。化為

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為吉。祖己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

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莢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莢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莢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鷹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謹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為災。或為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善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乎。極論訂之。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為重厚。況遣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

禾朱草蕈茨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其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遶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寶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為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蚘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盥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為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

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秦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瞑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

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賞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今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榮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

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受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美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太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動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燄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

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行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行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行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觀見。信以為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不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廓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竒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

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詭，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瘡一作瘡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

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

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
 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
 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
 言神棲崑崙。又言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
 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
 鑿地以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
 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興字
 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
 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秦
 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
 何故惡人為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
 龍不為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
 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為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
 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呼
 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
 者之時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

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雍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子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子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

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